

江苏沭阳方言中名词的词缀及其特征*

郝红艳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留学生院

提要 从《中国语言地图集》上看,沭阳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本文详细描述了沭阳方言中的名词词缀,具有以下特征:缺少名词词缀“儿”;名词词缀“子”使用范围极为广泛,比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大;由于方言所处的地理位置,词缀具有地域过渡特征。

关键词 沭阳方言、名词词缀、特征

沭阳县地处江苏北部,行政上隶属宿迁市,目前辖 29 个乡镇(场),县域面积 2298 平方公里,人口 174 万,是全省人口最多、陆域面积最大的县。沭阳历史悠久,春秋时属鲁国,战国时建郯子国,西汉武帝时置厚丘县,北周武帝建德七年(公元 578 年)置沭阳县,因县治位于沭水之阳而得名。从方言地图上看,其位于中原官话和下江官话分界线南侧,隶属江淮官话洪巢片。其语音特征为:1) 声调有阴、阳、上、去、入五个,古入声字今读入声,不分阴阳;2) 古仄声全浊声母字逢塞音、塞擦音不送气;3) 古山摄的唇音和牙喉音一二等字不同音,如:搬[pō]班[pan]、官[kō]关[kuan]。

据《语言学百科词典》中解释:“‘词缀’(affix)和‘词根’(root)相对,指词中不具有独立词汇意义的语素。它不能独立成词,只有联结于一定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的作用。……按功能可分为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按在词内的相对位置可分为前缀、后缀和中缀。”在汉语中,词缀的位置一般都是定位的,不表示具体的词法意义,是一种构词的语法标志。汉语的词缀是汉语形态构词成分中的一种附着语素。因其常常附着在词根的前面或后面或嵌在其它语素的中间,它只表示附加意义或语法意义,而不表示词汇意义,所以词缀是一种不自由语素。

一 前缀

1.1 “大、小”

沭阳方言的“大”同“小”相比,“小”更具有实义性、而“大”的意义比较虚。如:“大哥、大姐、大姨、大叔”不仅指排行中最长的那位,还泛化于非亲属称谓,对不认识的人也可以用此类称呼,因此,“大”已经虚化。有些名词中如:“大堆(河堤)、大头(头一名)”中的“大”也没有“形状大”的意思。尤其是在“大哥、大姐”的前面可以再叠加“小”,

* 感谢导师施其生教授和业师庄初升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文中谬误一律由本人承担。

出现“小、大”连用的现象，如“小大哥、小大姐”用来指比较年轻的男女；对刚出生的婴幼儿一直到二十岁左右的男女都可称为“小大哥、小大姐”，可见，“大”在这些词中已经完全丧失了实义，而变为构词的词缀。

名词中带有前缀“小”的词语，一般来讲，词语中有言小的意味或表喜爱、亲切的小称义。如：称呼名字前也可加“小”，如“小玉子、小宁子、小明子”等；在排行前可以加前缀“小”，如“小二子、小陆(六)子、小七子”。

1.2 “老”

在汉语史上，前缀“老”来源于形容词的“老”字，表示年龄大或年岁长。虚化为词缀，最初是在唐代产生的。沭阳方言的前缀“老”与普通话中的使用范围相同，不能类推于一切名词，只用于以下三方面：

1) 用于亲属关系的称谓，多数可以面称，少数用于背称。如：老爹(爷爷)、老妈(孩子背称母亲)、老鸽子(小儿子)、老小(对孩子的爱称)、老长班(长辈)、老拐子(拐卖小孩的人)、老父亲、老母亲、老大娘、老大爷、老嫂子(老太太)、老头子、老姑娘、老公公、老婆婆、老丈人、老岳父等。一般在姓前也可加“老”，如“老张，老王”等。

2) 用于排行中，如从老大、老二排至老九，最小的也称老么、老小。

3) 用于名物名词，如老鼠、老叻(老鹰)、老鸱子(乌鸦)、老骡猪(母猪)、老将(象棋中的帅、将)等。

类前缀“洋”——指一些原是外来的东西，沭阳的老辈人口头上仍保存着词根前加“洋”字的部分词语，如称“西红柿”为“洋柿子”、“水泥”为“洋灰”、“钉子”为“洋钉”、“自行车”为“洋车”、“火柴”为“洋火”、“细布”为“洋布”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一辈很少再用这类词语。

二 后缀

后缀只出现在词的末端，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后缀具有以下特征：(1) 不能以其在该词中的意义独立成词；(2) 能够显示词性，表示与它结合的词根的语法功用；(3) 大多数兼表很抽象概括的、泛化了的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普通话的一些后缀往往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比如普通话的词缀“头”。“汉语的名词后缀用得最广的是‘子、头、儿’三种”。¹ 与共同语一样，方言中的同一个词也可以分化出两个词来，一个保存着实义，一个虚化为后缀。沭阳方言中的名词后缀主要有“子、头、头子、鬼、相、坯”等。

2.1 “子”尾

从汉语的历史演变来看，“子”尾用作后缀比“头、儿”要早。“至少可以说在上古时代‘子’字已经有了词尾化的迹象。……在中古时期，名词词尾‘子’字已经很发达了。”² 据太田辰夫考察：“‘子’在名词接尾词中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到唐代，‘子’就成了几乎所有名词的接尾词。”³ “在现代各地汉语方言里，名词形态发展情况并不一致，特别是在‘儿’‘子’的问题上。南部方言(粤、闽、客家)基本上维持着上古汉语的情况，很少或完全不用词尾‘儿’或‘子’。……吴方言除个别地方(如杭州)外，一般只用词尾‘子’字，不用‘儿’

¹ 李如龙《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 286)。

²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96: 223-226)。

³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84-85)。

字。‘子’的应用范围也比较窄些。……例如苏州只说‘绳’，不说‘绳子’；只说‘剪刀’，不说‘剪子’”。⁴实际上，由于“子”缀与词根的结合面不同，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子尾词或相当于子尾词的词在范围、数量上有很大差异。沭阳方言中的“子”缀占有绝对优势，使用范围极为广泛，大大超过普通话中有的“子”尾词，是沭阳方言名词的主要词缀，同时在江淮官话中也比较有代表性。以临近的淮阴方言为例，有人统计过《方言》1981年第3期的《方言调查词汇表》中161个“儿化举例”在淮阴方言中读为儿化的仅有3例。普通话中的大部分儿化词在沭阳方言中换成了“子”尾。

就现代普通话来说，“子”是古汉语中的实词逐渐虚化而来的。鉴别“子”尾的主要标准是轻声。根据王力先生的考察⁵，有六种“子”字不应该认为是词尾：1)“男子”“女子”；2)作为尊称的“夫子”、“君子”；3)禽兽虫类的初生者“虎子”、“龙子”；4)指鸟卵“鸡子”；5)指某种行业的人“舟子”；6)指圆形的小东西“棋子”。本文考察的沭阳方言的“子”尾词不包括以上六种。

2.1.1 “子”尾词的组合同范围：

1) 用于指人名词，大体有几种情况：

A. 缀于一般名词语素，表称谓，如：外甥子、大舅子、外甥女子、姨侄女子、儿子、妹子、姘子(舅妈)、孙子等；B. 用于人名后，主要用于乳名中，如：小玉子、小平子、大成子、二强子等；C. 缀于形容词语素，如：胖子、瘦子、矮子、麻子、侏子(北方人)、蛮子(南方人)等；D. 用于动词语素后，如：骗子、叫花子(乞丐)。

2) 用于名物词。

A. 有与身体器官有关的，如：脑子、腰子、耳眼子(耳孔)、肩拐子(肩头)、手指盖子(手指甲)、奶子(乳房)、吞子(喉咙)、头脑子(脑袋)、拳头溜子、腮帮子等；B. 有用于动物名中的，如：蝙蝠子、黄狼子(黄鼠狼)、老鸽子(乌鸦)、毛辣子(毛毛虫)、蛙子(青蛙)、歪子(蛤蜊)、七庆子(蟋蟀)、骚獠子(公猪)、蝎虎子(壁虎)、牛蛹子(牛犊)、叫蝈子(蝈蝈)、夜猫子(猫头鹰)等；C. 还可附在动词语素后构成名词：刷子、塞子、钳子、剪子、刨子、坠子(耳环)、戳子(印章)等。D. 用于村镇名称中：吴集子、西圩子、马场子、小营子等。E. 其他一般事物，如：金溜子(戒指)、家天子(家院)、手巾方子(手帕)、稻花子(玉米花)、药丸子、药面子、鞋带子(鞋带儿)、小褂子、鞋帮子(鞋帮儿)、茶缸子(茶杯)、了巴子(最后一名)、年根子(年底)、鸡蛋鳖子(荷包蛋)、卧铺票子等。

3) 用于代词中，如：怎样子(什么样)、哪块子(哪里)、多会子/多晚子(什么时候)、这会子(这会儿)、那会子、这样子、那样子(那样)、哪样子(什么样)。

4) 用于熟语里的，如：半吊子(二百五)、枪尖子(爱出风头的人)、二衣子(两性人)、尥蹶子(不听话的人)、虾鸡子(有气无力的人)、麻木狗子(轻狂的人)、一叠三来子(叠坐)、人王子(家中受宠的孩子)等。

5) 数量短语后加“子”尾。如一筷子、一阵子、一摊子、一团子、一挑子、一滴子、一页子等。

6) 用于数词后。只有单音节的数词才能附加“子”尾，“一”到“十”以及“零”和“几”都可以附加“子”尾，其它多音节的数词和序数词如“三十、一百、第一”等都不能带“子”尾。如：“五子比四子大。”“跟六子倒过来望就是九子。”还可指子女辈或同辈的排行，如“二子”。但排行第一的没有“一子”或“小一子”的说法。另外带有数字的扑克牌也可以用“数字+子”来表示。如“我手上有三张八子。”

⁴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96: 228)。

⁵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96: 223)。

此外，词缀“子”与构成的词干关系紧密度各不相同，如上述类别中1)中的B类缀语人名后的“小玉子”；2)中的A类与身体有关的“腰子”、E类“家天子”；3)用于代词中的“子”等，可以去掉“子”缀而词义不变，词干与词缀“子”的结合度不高。而1)中的ACD类、2)中的C类、5)数量词后加“子”尾如果去掉“子”缀，则词义会有所改变或不成词，词干与词缀“子”的结合度较高。

2.1.2 “子”尾词的粘附对象

关于“子”尾词的语法功能，学界一般认为具有“构词的作用、能够标明词性或改变词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沭阳方言的“子”尾主要起着“名词化的标志”的作用。在官话方言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如：中原官话的安阳方言中的“的”（王芳 2000）、浚县方言中的“子变韵”（辛永芬 2006）、山西晋语的“子”（乔全生 1995）都是“名词化的标志”。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不管“子”的粘附对象是什么成分，只要与“子”组合在一起，整个成分就变成了名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沭阳方言中，在临近的方言中：如连云港方言、宿迁方言、淮阴方言也有大量的“子”尾词。

从总体上看，汉语的前缀和后缀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定位语素、词根的附加语素，不过在词中的位置不同而已，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事实上，前缀的组合能力远远不如后缀。并且后缀的构型上复杂得多，有的后缀既可以和单音词组合，也可以非单音词组合。关于汉语方言中的虚成分的粘附对象，施其生曾谈到：“广州方言的虚成分对被粘附成分有所选择，选择的条件，一是被粘附成分属哪一层级的语言单位，一是被粘附成分的功能类别。”⁶也就是说，虚成分粘附的对象有语素、词，也可以是短语。从当前报道的一些汉语方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词缀或语缀同某些虚成分一样，粘附的对象可以是多个层面的语言单位。沭阳方言的“子”尾词也活动在多个层面上，既可以粘附在语素和词上，也可以粘附在词组上。

(1) 语素层面。有些“子”尾词脱离了“子”尾在沭阳方言中是不能单说的，按传统的看法，“子”在这里起着构词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子”尾所粘附的对象是语素，即改变了语素的语法功能，使语素变为名词。如：“儿子、妹子、姘子(舅妈)、孙子、奶子(乳房)”。其中“儿、妹、姘、孙、奶(“奶”与“奶子”在沭阳方言中语义完全不同)”在沭阳方言中不能单说，或者单说后语义有所改变，如“奶”指的是喝的奶；而“奶子”指的是“乳房”。因此，可以说“子”尾在这里是一种构词手段，是构成名词的标记。

(2) 词的层面。在这类“子”尾词中，去掉“子”尾仍可以单独使用。由于这些“子”尾词脱离“子”时，语义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子”尾的粘附对象为词，也就是“子”尾活动在词的层面。大量的三音节以上的“子”尾词都可以脱离“子”尾使用。如：“蝙蝠子、黄狼子(黄鼠狼)、药丸子、药面子、鞋带子(鞋带儿)、小褂子、鞋帮子(鞋帮儿)、茶缸子(茶杯)、卧铺票子”等都可以去掉“子”尾，原词的词性、语义、语法功能都没有改变。此外，代词中的“子”尾也可以脱离“子”尾使用。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中有成套的“子”缀词，主要是“这”“那”构成的指示代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疑问代词。如：

疑问代词：怎样子、哪块子(哪里)、多会子/多晚子(什么时候)、哪样子(什么样)

指示代词：这会子(这会儿)、那会子、这样子、那样子(那样)、这么子、那么子、一些子

⁶ 施其生《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语言研究》第1期(1995: 116)。

“子”缀词成了这两类代词的主体部分。其中表处所的一组词“子”缀的附着性较差，可以略去“子”缀使用，意义不变。

(3) 词组的层面

“子”尾不仅可以活动在词的层面，还可以活动在词组的层面，跟某些词组结合在一起构成“子”尾词。这些短语与“子”尾词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不能分开。如数量短语后加“子”尾，可以放在名词前，也可以单独使用。如“一筷子、一阵子、一摊子、一团子、一挑子、一滴子、一页子”等，例句：

弄我一手子水。

□la⁴⁵泥弄我一手子。(泥巴弄得我满手都是。)

指示代词与名词组成的名词性词组后再加上“子”尾，突显名词性特征，如“那家子、这家子、那班子、这班子、这学堂子、那学堂子”等等，例句：

这大小姐是那家子的。(这个小女孩是那家的。)

我那天是讲这学堂子。(我那天说的是这个学校。)

这里的“那家子”不能分析为“那+家子”，因为“家子”不能单说，只能分析为“那家+子”格式，因此，我们认为“子”尾活动在“那家”构成的词组层面。

2.1.3 “子”尾词的构成形式

从“子”尾词的构成形式上看，“子”尾粘附的对象有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词根。

(1) 单音节词根+子

这类“子”尾词中的“子”不可或缺，不可以脱落，否则将不成为名词，其中词根可以是名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动词性的、数词性的和量词性的。如：

词根为名词性的：儿子、妹子、姪子(舅妈)、孙子、奶子(乳房)

词根为形容词性的：聋子、瞎子、瞎子、侏子(北方人)

词根为动词性的：刷子、塞子、钳子、剪子、刨子、坠子(耳环)、戳子(印章)

词根为数词性的：一子、二子、零子

词根为量词性的：本子、句子、个子、位子、条子

(2) 双音节词根+子

用“AB”来表示双音节词根，则这类“子”尾词的内部构成方式有：“AB+子、A+B子”两种形式。“子”尾与词根的关系各有不同，有的可以脱落，脱落后仍为名词，有的不能脱落。如：“蝙蝠子、夜猫子(猫头鹰)、金溜子、鞋帮子(鞋帮儿)、外甥子、怎样子、格格子”等，其中有些不要“子”尾也可以单说的，如“蝙蝠、鞋帮、外甥、怎样，格格(小方格)”，这些可以分析为“AB+子”的构成方式。又如“水舀子、书架子、毛毯子、煤炉子、水池子、药面子”这类偏正结构的词，由于词根B可以和“子”尾构成名词，因此这些词既可以分析为“水舀+子、书架+子、毛毯+子、煤炉+子、水池+子、药面+子”结构，也可以分析为“水+舀子、书+架子、毛+毯子、煤+炉子、水+池子、药+面子(面子是指粉末状的东西)”结构。

(3) 多音节词根+子

词根为三音节以上的，我们称之为多音节词根，即“ABC子”格式。其构成方式有“ABC+子”和“AB+C子”两种，如：“五斗橱子、老板娘子、鸡蛋鳖子(荷包蛋)、麻木狗子(轻狂

的人)、脑袋瓜子”为“ABC+子”格式;“火柴盒子、苍蝇拍子、老虎钳子、萝卜秧子”既可以分析为“ABC+子”也可以分析为“AB+C子”,即“火柴+盒子、苍蝇+拍子、老虎+钳子、萝卜+秧子”或者“火柴盒+子、苍蝇拍+子、老虎钳+子、萝卜秧+子”。

2.1.4 “子”尾词的语法功能:

沭阳方言中后缀“子”的语法功能主要有:(1)作为构词语素,有成词作用。有些语素不能单独成词,只有跟“子”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名词,比如:盒子、儿子、脑子、人王子、麻木狗子、一叠三来子等等;(2)作为名词性词尾,突显“子”尾词的名词性特征。有些词的“子”尾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但带上“子”尾后名词性的特征会得到突显。如:腰子、耳眼子(耳孔)、蝙蝠子、鞋带子(鞋带儿)、床头柜子等。(3)改变词义。有些词加上“子”尾后语义有所改变,如:“大舅——母亲的哥哥”,而“大舅子——妻子的哥哥”;“老头——老年男人,老头子——老年妇女称呼自己的丈夫”;“火星——星球的名称,火星子——小火花”。(4)改变词性。沭阳方言中,“子”尾还可以跟少数形容词、动词或者数词结合,组合后成为名词。“子”尾改变了原来词语的词性,使动词、形容词、数词名词化。如:

动词→名词:

刷——刷子 包——包子 推——推子(理发的一种工具) 塞——塞子
吞——吞子(喉咙) 梳——梳子

形容词→名词:

胖——胖子 瘦——瘦子 矮——矮子 蛮——蛮子(南方人)

数词→名词:

一子后头有五个零子。

地上写的是什么?是个七子。

斗大的一子不认得。

(5)构成特殊结构。沭阳方言中的“子”尾可以和前面的动词或名词一起构成“V几V子”结构,进入这个格式的“V”是动作性动词或者是名动兼类的名词,并且这些词可以借用为临时量词,用来说明动作或者物的量。如:

批几批子:今年农转非都批几批子了,你还不知道?(今年农转非都批了几次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串几串子:那个老太太串几串子红辣椒挂墙上晒。(那个老太太串了几串红辣椒挂在墙上晒。)

伙几伙子:他伙几伙子人来,给他打了一顿。(他纠集几批人来,把他打了一顿。)

堆几堆子:你堆几堆子草了?(你堆了几堆草了?)

回几回子:要不是他回几回子,棋我早就赢过了。(如果不是他几次回棋,我早就赢了。)

下几下子:莫急,让我再下几下子(棋)。(不要着急,让我再走几步或一会儿棋)。

2.2 其他名词后缀

“头”

“头”的本义是指人或者动物的头部,引申义为事物的顶端。“头”可以做词尾,王力先生认为应该是在六朝⁷,宋元以后用得比较普遍。

⁷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96:229)。

沭阳方言中的后缀“头”读为轻声，它远远没有后缀“子”普遍，使用范围受限制。

A. 用于名词性语素后，指称人物或事物，如：小毛头(婴儿)、小鬼头(指机灵的小孩)、骨头、滑头(奸猾的人)、老实头(老实的人)、鼻头、嘴头、口头等；

B. 主要用于一些动词语素后构成名词，如：做头(可做的东西或事情)、拿头(可拿的东西)、活头(生活的劲头)、想头(可想的东西或事)、吃头(可吃的东西)、说头(可说的话)、写头(可写的内容)、干头(可干的活或干活的劲头)、先头(刚才)等；

C. 太田辰夫⁸指出：词缀“头”“在隋代以前所见到的多是放在方位词的后边”。沭阳方言的“头”可缀于方位语素后，构成方位名词，如：上头、下头、前头、后头、东头、西头、南头、北头、里头、外头等。或用于指示代词“这、那”之后，指示方位、处所或某方面。如：

你睡这头，我睡那[le⁴⁵]头。(指处所)

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指某方面)

D. 用于时间词之后，如“年、月”表示“以前”：“年头、两月头、月把头(一个月前)”；

E. 用于形容词性语素后，如“虚头、甜头、苦头、兴头”；

“头子”

有些词干既可加上“头”，又可加上“子”，我们把“头子”看作复合语缀或语缀连用。这里的“头”读为轻声。如：砖头子、木头头子、劲头子、梢头子、袖头子、筷头子等。“头子”在这里有小称意义，一般指较小的东西或事物的幼体，有时含有喜爱义。如“公鸡头子”指“小的公鸡”、“草鱼头子”指“小的鲫鱼”、“小毛头子”指“较小的婴儿”等等；有些词加上“头子”语义有所改变，如“嘴头子”指说话能力、“笔头子”指写作能力、“老人头子”指小孩有老人相。

其他还有一些类后缀，就是在词的末尾结合面宽而有意义有虚化倾向或具有确定意义类型作用的一些语素。沭阳方言中常用的类后缀有“相、鬼、货、坯”等。

“相”——大约是受吴语的影响，沭阳方言中有一些语素加“相”表某种样子、形相，也可替代为“样”，意义大多是消极的，如：吃相、穷相、邋遢相、憨相、拖拉相、鬼相、死相等。

“货”——以物喻人，表示贬义，如：贱货、憨货、懒货、骚货等。

“鬼”——以鬼称人，多含贬义，如：促唠鬼(言行下流的人)、穷鬼、尖头鬼(爱出风头的人)、吊蛋拉鬼(不务正业的人)、倒头鬼(倒霉)等。

“坯”——以某种模式里东西指人，含贬义，如：懒坯、下流坯、坏坯、死坯等。

三 词缀特征

1) 沭阳方言毕竟属于官话方言区，有着官话方言区词缀的一些共同特点，如：名词的前缀和中缀较少，后缀居多。常用的前缀有“大、小、老、洋”；临近的吴语中常用的名词前缀“阿”在沭阳方言中只出现在“阿姨”一词中，其他词缀并不常见。

与其他官话方言比，沭阳方言中缺少名词词缀“儿”，也没有“儿化韵”，这也是整个江淮官话内部的共同特征。在官话方言区内，东北官话、北京官话、秦晋官话、冀鲁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都是“子”尾与“儿”尾并存使用，存在“儿化韵”，只有江淮官话例外。

⁸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86)。

江淮官话中“儿”为后缀的名词都极少，这一点更趋同于南方方言。“南方方言(粤、闽、客)基本上维持着上古汉语的情况，很少或完全不用词尾‘儿’和‘子’……词尾‘儿’在粤语里更绝对不用了”⁹ 临近的吴方言(除杭州外)也是以词尾“子”为主，而不用“儿”。上海话中161个“儿化举例”用后缀“儿”构成的词只有1个词“囡儿”。¹⁰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儿”在南方方言中独成一个音节，也不能轻读，因此很难成为词尾，更难与其他音节融合在一起成为儿化韵。沭阳方言中的“儿”读音为[a³⁵]，独成一个音节，很难像普通话中的“儿”那样与其他音节结合变为儿化韵尾。

2) 沭阳方言中的名词词缀“子”尾使用范围极为广泛，比普通话的“子”尾使用范围大得多。也就是说，普通话加词缀“子”的词在沭阳方言仍为词尾，如：房子、胖子、瘦子等。普通话里不带词尾或只带“儿”缀的词，在沭阳方言中也都加上了“子”缀，如：卧铺票子、老头子(丈夫)、面条子(面条)、车子(自行车)、脑瓜子(脑袋)等。甚至在一些包含“子”尾的名词后，仍然可以再加一个“子”尾，如石子子、鱼子子等。沭阳方言中的“子”尾具有类推功能，大部分的名词如果是为了突显名词性特征时，都可以加上“子”尾。名词中广泛附加词缀“子”不仅是沭阳方言的一大特征，也是江淮官话构词法的一大特色。

3) 江淮官话处于官话与南方方言的分界线上，其地理位置必给方言词缀带来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从江淮官话的历史形成上看，“主要是由于移民的因素，在宁镇地区北方方言取代了吴方言，奠定了该地区下江官话的最初基础。细辨之，可发现吴语的底层。”¹¹ 比如在沭阳方言中至今还存有同吴方言一样的词缀“相”。与西边的中原官话比，沭阳方言中没有“儿化韵”，其名词“子”尾比中原官话的使用范围广；与南方方言比，沭阳方言中的“子”尾的使用范围又不够广。比如：客家方言区的福建武平(岩前)话¹² 中“子”尾可以附加于一些名词之后，相当于普通话的“里”：教室子、医院子；还可以附于形容词重叠式之后：“甜甜子、黄黄子”，相当于普通话中状态形容词后缀“的”。这些语法特点却是沭阳方言中所不具有的。

参考文献

- 黄伯荣.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出版社。
李如龙. 2000.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商务印书馆。
练春招. 2000. 《武平(岩前)方言的“子”尾》，载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167-179页。
施其生. 1995. 《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语言研究》1。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力. 1996. 《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游汝杰. 1997. 《方言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⁹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96: 227-228)。

¹⁰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4)。

¹¹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0)。

¹² 语料来自练春招《武平(岩前)方言的“子”尾》，(2000: 171-173)。

Noun Suffix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Shuyang Dialect of Jiangsu Province

HAO Hongy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Shuya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Hongchao District in Jianghuai Mandari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noun suffixes in Shuyang dialect in detail, and then summarizes their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huyang dialect, noun suffixes, characteristics